

回看历史，有史以来最文艺的一本书是《世说新语》。如果周一到周五遇到太多油腻猥琐的人和事儿，周六和周日我就翻翻《世说新语》，非常治愈。

整本《世说新语》中最文艺的事儿要数“雪夜访戴”。原文如下：王子猷居山阴。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，命酌酒，四望皎然，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隐》诗，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遇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大意是：王子猷雪夜醒来，开门，开酒，看到白茫茫一片，吟诗，饮酒，想起好友戴安道。随即乘小船去看他，一晚才到，到门没进就回去了。人说，你有病啊，他说，我乘兴而去，兴尽而返，不一定要见到小戴。

绝大多数人在雪夜不会醒来。雪夜醒来的人中间，绝大多数会继续睡去，不会开门、开酒。开

旅行中，咖啡是必不可少的，尤其是下午；家里养有小宠物，孩子们对于有宠物的咖啡店很感兴趣。于是乎，在首尔，接连两个下午，我们都选择去“宠物咖啡店”，一来喝咖啡，二来逗逗那些软萌的小动物，大大增加了旅行的乐趣。

我们第一天去的是“浣熊咖啡店”，店里除了有三只体型硕大的浣熊，还有一只粉红色的迷你猪，一只忧郁的柯基犬。浣熊是当仁不让的主角，来这个咖啡馆的客人，都是为了来和它们共处一段时间的。要跟它们玩，必须付费，价格比咖啡还贵呢。

比较有趣的是店里的另外两只家常宠物：迷你猪和柯基犬。迷你猪只有三岁，体型娇小，黑色皮毛掺杂一点粉色，很是亮眼。店家把它打理得十分干净，它也很有安全感，顾客谁想和它合照，它就安静温顺地依偎在谁的怀里，高度配合。跟浣熊比，它简直有点喧宾夺主，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。

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跟迷你猪、浣熊相比，柯基犬就悲催了。百度词条上介绍这种狗“本性友好，勇敢大胆，既不胆怯也不凶残，性格温和”，是非常适合家养的小型犬。但我们看到的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它自觉失宠，非常抑郁，长时间蹲在一个角落里，呆呆地凝视窗外，动也不动。也有爱狗的顾客注意到它，给它拍照，它居然不耐烦地呜咽起来。它的主人赶紧跑过来，说服顾客不要再拍了。看来，狗的生涯也有不易之处呢。

第二天我们去的是“猫鼬咖啡馆”，猫鼬身长30厘米左右，憨态可掬，不仅自己喜欢抱团，对于人类，也毫无设防之心，每次有顾客进入它们的活动范围，它们就成群结队热情地扑上来，在顾客的身上到处乱拱。它们体型娇小，没有什么伤害性，亲昵的行为逗得顾客们开心极了。

首尔的朋友告诉我们，因为人口密度大，居住空间小，养宠物对于很多首尔人来说，是非常奢侈的事，宠物咖啡馆正好满足了很多人的亲近小动物的愿望。工作繁忙的都市人，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之后，在周末的午后，去宠物咖啡店，点上一杯香浓的焦糖咖啡，和一些不会说话但十分友好的动物朋友们静静地待会儿，很是减压呢。



夜光杯

最文艺的事儿

冯唐

戴知道，之后很可能连续发朋友圈。

巡视周边，我问朋友们，在你至今为止的一生中，你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……理工男基本选择忽略我的问题，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。收到的回复中，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：

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一百个小说的开头，其中二三十个开头有上万字。个别开头非常有力。这个朋友挣够一两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，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，就是钱花光了的时候。

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，却能忍住不著不述，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，他有极强的鉴赏力，却能忍住从来不做艺术创作。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，思考人生，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，也没去当和尚。

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百个国家。她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，就去之前两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。一个人出国，每到一处，找他名字首字母的街道，拍张照片，一张都不发给他。

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用Uber叫车，她和司机说：“我在一个像极了小象的云彩下等您。”司机反

最近哲哲经常给我出考题，像个老老师。一天晚上，哲哲走到我眼前，说：“爸爸，考考你吧，我最喜欢的两条腿的动物是什么，四条腿的是什么，没有腿的是什么？”

想了一会儿，回答他：“两条腿的是恐龙，四条腿的蜥蜴，没有腿的是鱼。”“哈哈，爸爸，你猜对了。”“啊？才一个，没及格啊？那正确答案是——”“小老师一板一眼地说：“四条腿的是鳄鱼，没有腿的是蛇，两条腿的是——爸爸。”在他嘿嘿嘿的笑声里，我有一丝被调侃的感觉。

过了一会儿，哲哲又说：“爸爸，再考考你，鳄鱼不吃一种鸟，你猜猜是什么鸟？”“鳄鱼凶狠成性，还有不吃的鸟吗？”“你呀，真笨，是牙签鸟。鳄鱼吃饱了，便张开嘴，让牙签鸟吃他嘴里的残渣，它们是好朋友。在自然界，这叫什么

问：“你脑子有病吗？”

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应该

是在四十岁生日之前的两年，几乎每晚应酬喝酒，几乎每次酒后都顶着酒劲儿以及借着酒劲儿写《不二》。我固执地认为，四十岁应该是男性荷尔蒙分泌的顶点，之后就都是下坡路了，我在四十岁生日之前两天写完《不二》，在下坡路之前，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。

我问我老妈，我爸做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？我老妈想了想说：“他似乎只做过很傻的事儿。你哥出生之后，他买了一辆西式的婴儿车，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？他说，初夏傍晚，夕阳下山，你在护城河边用这个车推着儿子散步，多么美好啊！我说，哎呀，一个婴儿车花掉大半个月工资，推着一个快

饿死的儿子在河边散步，美好个你妈！”

我问我老妈，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？我老妈想了想说：“我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生下了你。你是老三，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，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儿，现在想起来，似乎相当文艺。”

周作人说过：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”天大的理抵不过“我高兴”。人活天地间，不高兴、不痛快的事儿太多了，占的比例太高了，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，理直气壮地文艺一点，不着调一点，纯粹个人主义一点，生活会美好一点，梅花就落满了南山。



大集市 (坦培拉) 夏理斌

爸爸，考考你

张贵勇

许是意犹未尽，小家伙又出了一个谜语：“爸爸，有一根小骨头，一条弹簧线，是什么？”“双节棍！”“不对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是弹簧线还连着一个小小机器，上面有10个数字。”“哦，那一定是能计数的双节棍。”“不对，是一种生活用品，猜不出来吧？”

我想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想出来。最后，只好央求哲哲宣布答案。他告诉我是——电话。

把电话当成小骨头，我可是从来没有想过。突然感觉，也许成人与儿童最大的差距不在于思考，而是对熟视无睹的事物最认真的观察，而观察让想象力肆意盛开。

家有小老师，父子共成长。

笑，也不温不火，自然真切，恰到好处，充满了喜剧的味道，添加了生活的情趣。“在观众看来，他们不是在银幕上表演，而是使人忘记银幕，展现在面前的是真实的生活场景，是轻轻地揭去普通农舍的墙壁的一

喜剧形式塑造新人

李建强

面，窥视着小两口思想感情上的纠葛引起的冲突。”不消说，没有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喜剧的特殊敏感，是很难有这样匠心独运、鞭辟入里的艺术处理的。

《李双双》之所以获得成功，还在于编导始终把全剧的中心倾注在“喜剧人物”的创造上。作为一对夫妻，双双是一个急公好义、泼辣大胆、敢于斗争的新女性，而喜旺却是一个守旧自私、怯懦畏惧、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。这样的夫妻组合，这样的情景语境，怎能不迸发丰富的戏剧性？“约法三章”一场，是全剧的矛盾冲突的高潮，也是抖露人物个性的关键节点：双双被选为妇女主任，全村男女老少心悦诚

鬼子姜开花的时候，我站在院门口，总有人问我，这是什么花，这么好看？

我倒不觉它的颜值有多高，只是两三尺高的枝干，顶着黄色花，比较醒目而已。路人的惊奇，多半是没见过这样的植物。

鬼子姜在北方却是习见，吾乡水塔街随便什么地方都有。大夏天走在路上，时不时会瞧见出墙的黄。我们家的长在煤堆边上，谁也不管它，兀自花开花落，冬天来，一铁锹下去，就是一堆块茎，形如生姜，断了的茬口上还渗着水。

鬼子姜通常是做酱菜，其味甚美，没有一点辣气。将挖出的块茎洗干净，放陶罐子里，撒上大粒的海盐，俟腌透了，拿出几颗，切丝或切片，热水烫过，去咸味，佐以麻油、葱丝，一盘冷菜上桌了。

流徙江南二十余载，此味不尝久矣。某年春节返乡，带了些鲜的回来，李涛种在门口，春天一到，毛茸茸的叶子长出来。

鬼子姜学名菊芋，查了一下，是菊科、向日葵属，这个是极明显的，小苗初长，极似向日葵，且有硬硬的茸毛，及再长，则只花朵有几分像，叶子却不如向日葵那么宽大肥硕了。

如果只是为了看花，鬼子姜不具什么优势，花亦不香，它过高的身姿亦不适合做花境，但其宿根可食，却非其他草花可比了。

秋天，我也收获了些块茎，如旧法炮制，整个冬天，不时能尝到家乡的味道。

遥想西晋之张翰弃官回乡，说是起了“莼鲈之思”，这两样东西，本非珍馐，但却是游子记忆中的佳肴。时人喜谈饮食，不特为食品安全甚劣情形下之狂欢，亦因中国社会前所未见之移民潮制造了无数的乡愁。昔唐鲁孙氏之谈吃，盖因一为迁客，吃不着了之缘故。观时文，不见了“故园东望路漫漫”的情愫，只剩下了吃。

每个夏天，上海总有几场擦肩而过的热带风暴，风过后，爬山虎会落下一些藤蔓，芭蕉被撕扯得不成样子，蜀葵花东倒西斜，鬼子姜则作匍匐状，索性一剪了之。

但这时的鬼子姜，还太小，如江南的宝塔菜。鬼子姜只要种一次，你便很难除尽，它的这个特点，帮助人

类在一些不毛之地防沙固沙，且不需施肥，不需喷药，雨也不怕，旱也不怕。除了舶来之故，“鬼子”这个名字大约也是它神出鬼没的生存方式之写照吧。

据说鬼子姜是十七世纪自欧洲传入中国的，而它的祖籍却是美洲，看来此公喜欢浪游，且随遇而安。说起来，它来华的资历比凤仙花、番茄什么的晚了不少。

我知道的外来物种中，有这两样表现颇不佳，一枝黄花与水葫芦。水葫芦又称凤眼蓝，生于水上，繁殖极快，中国引进时，以为畜草，结果泛滥江河，鱼虾殒命，舟楫为阻。一枝黄花亦曾在花店中作鲜切花卖，只要它长过之地，土壤板结，什么都种不好了。相比之下，鬼子姜简直是道德模范。我看见过一篇文章，说菊芋可以做生物燃料，那得种多少啊。

鬼子姜在中国各地的叫法各异，有叫洋姜的、洋生姜的，最近发现崇明岛卖一种酱菜，名金菊芋，包装盒上面还写了几字：外国芋艿，这个叫法从未听说。

在苏梅岛的一个酒店，我发现了几棵菊芋，高不及膝，这么热的地方，它何时开花，何时休眠，就不清楚了。

服，但喜旺心里却很不自在，生怕从此再也不能驯服自己的妻子。于是，决计来一个下马威，用“假出走”和“约法三章”来整治双双。我们看到，在喜旺立头两条“规矩”时，双双拽着喜旺的包袱，耐着性子地倾听，勉强表示同意（这时的喜旺不由暗暗得意），但当他提出第三条要求：“做事要顾点人情，少给干部提意见”时，双双刷地站起来，把包袱使劲甩给喜旺说：“你走吧！”弄得喜旺手足无措，尴尬不已。这带里的一拽一甩、一静一动，都发自人物性格底里，且有夫妻关系的独特色彩，诙谐有趣，顺理成章，将双双和喜旺各自的喜剧性格推向极致。特别是经过张瑞芳、仲星火两位著名演员准确到位、精彩纷呈的演绎，更产生了迷人的艺术魅力。

喜剧艺术和正剧、悲剧一样，都是以真实深刻地表达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归宿的，但它毕竟具有独特的创作规律和自身的艺术特点。所以说到底，《李双双》的成功，既是生活给予的恩赐，又是喜剧创造的胜利！

十日谈

电影中的真善美

责编：杨晓晖

善良是本能，也是一种选择。《芳华》里的男主“刘峰”，选择的就是这样的人生。